

大鹤山人词话

郑文焯撰 龙沐勋辑

高密郑叔问先生（文焯），毕生专力於词，为近代一大家数。复精声律，善批评。凡前人词集，经先生批校者，散在海内藏家，不可指数。以予所见，有东坡乐府、清真集、白石道人歌曲、梦窗甲乙丙丁稿、花间集等，各家或一本，或屡经批校至三四本，莫不朱黄满纸，具有精意。友人唐圭璋君，方议汇刊词话，属为搜辑遗佚，因拟汇录先生批校各集，兼及遗札中之有关於词学者，为大鹤山人词话若干卷，以报唐君，并先揭载本刊，为海内治词学者之助云。倘海内藏家，有得先生论词遗著，为沐勋所未采及者，尚冀录副见惠，俾得汇成全书，发潜阐疑，又不特沐勋一人之私幸而已。癸本秋沐勋附记。

○东坡乐府（南陵徐积馀先生藏彊村丛书本）

江城子，湖上与张先同赋云：“凤凰山下雨初晴。水风清。晚霞明。一朵鞭蕖，开过尚盈盈。何处飞来双白鹭，如有意，慕娉婷。忽闻江上弄哀筝。苦含情。遗谁听。烟敛云收，依约是湘灵。欲待曲终寻问取，人不见，数峰青。”宋袁文瓮牖闲评记此词为刘贡父兄弟作；换头处作“忽闻筵上起哀筝”，此误作“江上”，盖後人因“江上数峰青”句而以意改之。不知此词本事实，於湖上遇小舟，载佳人，白云：“慕公十馀年，善筝，愿当筵献一曲，并赐以词为荣。”词中所咏，皆当时事也。

菩萨蛮，杭妓往苏迓新守杨元素，寄苏守王规甫云：“玉童西迓浮丘伯。洞天冷落秋萧瑟。不用许飞琼。瑶台空月明。清香凝夜宴。借与韦郎看。莫便向姑苏。扁舟下五湖。”李东川有送人携妓赴任诗，此词又记杭妓往苏迓新守，是知唐宋时赴任迎任，皆有官妓为导之例。此风盖自元明已来，微论废绝，国朝且悬为厉禁，著之律条，并饮酒挟妓，亦有罪已。古今风气之硕异如是。南乡子题云：“沈强辅雯上出（文）犀丽玉作胡琴送元素还朝，同子野各赋一首。”朱孝臧案：“二词，一赋胡琴，一送元素，所为各赋一首也。”文焯案：此词题当分为二，以胡琴送元素还朝为第二题。集中采桑子慢题叙“有胡琴者，姿色尤好，三公皆一时英秀，景之秀，妓之妙，真为希遇”云云，是胡琴为妓女可证。次阕过片所谓“粉泪怨离居”，即胡琴送元素之意。定风波送元素作，亦有“红粉尊前添懊恼”之句，可知胡琴为元素所眷已。文焯案：朱云“一赋胡琴，一送元素”，误甚。至犀丽玉亦妓名，词中用典切，正可证诌喻其人。本集中咏姬人名字，并如是例。此“作”字即结束前题，断无咏作胡琴之理。况以玉作胡琴，更与送元素无关。词中“良工”“琢刻”云云，皆喻言丽玉之天真，故下有“愿作龙香双凤拨”之语，益足徵命题之义。且集中谓“某出妓”，或“侍姬某”，亦词人恒例，岂可泥於琢刻等字，即谓其切作字

，不亦死於句下呼。

集中双荷叶，本耘老侍儿小名，公即以为曲名，且词中以荷叶贴切，尤尽清妙之致，此犀丽玉并姓字亦曲曲写出，独何疑乎？

满江红，正月十三日，雪中送文安国还朝云：“天岂无情，天也解多情留客。春向暖、朝来底事，尚飘轻雪。君遇时来纾组绶，我应老去寻泉石。恐异时、杯酒复相思，云山隔。浮世事。俱难必。人纵健，头应白。何辞更一醉，此欢难觅。不用向、佳人诉离恨，泪珠先已凝双睫。但莫遣、新燕却来时，音书绝。”如此词用韵，岂得以诗韵中通转部例之。若使戈顺卿辈审定，又将横驰臆断，如改白石摸鱼儿词韵之谬解，不亦滋後学大惑乎。

水调歌头，丙辰中秋，欢饮达旦，大醉，作此篇兼怀子由云：“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。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。我欲乘风归去，惟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。起舞弄清影，何似在人间。转朱阁，低绮户，照无眠。不应有恨，何事长向别时圆。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”发耑从太白仙心脱化，顿成奇逸之笔。湘绮诵此词，以为此“全”字韵，可当“三语掾”，自来未经人道。

阳关曲答李公择云：“济南春好雪初晴。才到龙山马足轻。使君莫忘霁溪女，还作阳关肠断声。”是阕第三句第五字，以入声为协律，盖虻於“劝君更尽一杯酒”也。

阳关曲，中秋作云：“暮云收尽溢清寒。银汉无声转玉盘。此生此夜不长好，明月明年何处看。”“不”字律妙句天成。

永遇乐，彭城夜宿燕子楼，梦盼盼，因此作词云：“明月如霜，好风如水，清景无限。曲港跳鱼，圆荷泻露，寂寞无人见。紉如三鼓，铿然一叶，黯黯梦云惊断。夜茫茫、重寻无处，觉来小园行遍。天涯倦客，山中归路，望断故园心眼。燕子楼空，佳人何在，空锁楼中燕。古今如梦，何曾梦觉，但有旧欢新怨。异时对、黄楼夜景，为余浩叹。”燕子楼未必可宿，盼盼更何必入梦，东坡居士断不作此痴人说梦之题亟宜改正。公以“燕子楼空”三句语秦淮海，殆以示咏古之超宕，贵神情不贵迹象也。余尝深味是言，若发奥司。昨赋吴小城观梅水龙吟，有句云：“对此茫茫，何曾西子，能倾一顾。又水漂花出，无人见也，回阑绕，空怀古。”自信得清空之致，即从此词悟得法门，以视旧咏吴小城词，竟有仙凡之判。

临江仙，龙丘了自洛之蜀，载二侍女，戎装骏马，至溪山佳处，辄留数日，见者以为异人。其後十年筑室黄冈之北，号曰静安居士，作此词赠之，云：“细马远驮双侍女，青巾玉带红靴。溪山好处便为家。谁知巴峡路，却见洛阳花。面旋落英飞玉蕊，人间春日初斜。十年不见紫云车。龙丘新洞府，铅鼎

养丹砂。”词句亦飘飘欲仙。

水龙吟，闾丘大夫孝终公显尝守黄州，作栖霞楼，为郡中绝胜。元丰五年，余谪居黄，正月十七日梦扁舟渡江，中流回望楼中，歌乐杂作，舟中人言：“公显方会客也。”觉而异之，乃作此曲，盖越调鼓笛慢。公显时已致仕，在苏州。云：“小舟横截春江，卧看翠壁红楼起。云间笑语，使君高会，佳人半醉。危柱哀弦，艳歌馀响，绕云萦水。念故人老大，风流未减，空回首，烟波里。推枕惘然不见，但空江月明千里。五湖闻道，扁舟归去，仍携西子。云梦南州，武昌东岸，昔游应记，料多情梦里，端来见我，也参差是。”突兀而起，仙乎仙乎。“翠壁”句奇崛，不露雕琢痕。上阕全写梦境，空灵中杂以凄丽，过片始言情，有沧波浩渺之致，真高格也。“云梦”二句，妙能写闲中情景，煞拍不说梦，偏说梦来见我，正是词笔高浑，不犹人处。

江城子，陶渊明以正月五日游斜川，临流班坐，顾瞻南阜，爱曾城之独秀，乃作斜川诗，至今使人想见其处。元丰壬戌之春，余躬耕於东坡，筑雪堂居之，南挹四望亭之後丘，西控北山之微泉，慨然而叹，此亦斜川之游也。乃作长短句，以江城子歌之云：“梦中了了醉中醒。只渊明。是前生。走遍人间、依旧却躬耕。昨夜东坡春雨足，乌鹊喜，报新晴。雪堂西畔暗泉鸣。北山倾。小溪横。南望亭丘、孤秀耸曾城。都是斜川当日境，吾老矣，寄馀龄。”读东坡先生词，於气韵格律，并有悟到空灵妙境，匪可以词家目之，亦不得不目为词家，世每谓其以诗入词，岂知言哉。董文敏论画曰：“同能不如独诣。”吾於坡仙词亦云。

定风波，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，雨具先去，同行皆狼狈，余独不觉，已而遂晴，故作此云：“莫听穿林打叶声。何妨吟啸且徐行。竹杖芒鞋轻胜马。谁怕。一蓑烟雨任平生。料峭春风吹酒醒。微冷。山头斜照却相迎。回首向来萧瑟处。归去。也无风雨也无晴。”此足徵是翁坦荡之怀，任天而动，琢句亦瘦逸，能道眼前景，以曲笔直写胸臆，倚声能事尽之矣。

洞仙歌，余七岁时，见眉山老尼，姓朱，忘其名，年九十岁，自言尝随其师入蜀，主孟昶宫中。一日大热，蜀主与花蕊夫人夜纳凉摩诃池上，作一词，朱具能记之。今四十年，朱已死久矣，人无知此词者。但记其首两句，暇日寻味，岂洞仙歌令乎，乃为足之云：“冰肌玉骨，自清凉无汗。水殿风来暗香满。绣帘开、一点明月窥人，人未寝、欹枕钗横鬓乱。起来携素手，庭户无声，时见疏星渡河汉。试问夜如何，夜已三更，金波淡、玉绳低转。但屈指、西风几时来，又不道、流年暗中偷换。”坡老改添此词数字，诚觉气象万千，其声亦如空山鸣泉，琴筑竞奏。

念奴娇，赤壁怀古云：“大江东去，浪淘尽、千古风流人物。故垒西边

，人道是、三国周郎赤壁。乱石崩云，惊涛裂岸，卷起千堆雪。江山如画，一时多少豪杰。遥想公瑾当年，小乔初嫁了，雄姿英发。羽扇纶巾，谈笑间、强虏灰飞烟灭。故国神游，多情应笑我，早生华发。人间如构，一尊还酹江月。

”容斋续笔“诗词改字”一条，谓向巨源云：“元不伐家有鱼直所书东坡念奴娇，与今人歌不同者数处。如‘浪淘尽’为‘浪声沉’，‘周郎赤壁’为‘孙顺赤壁’，‘穿空’为‘崩云’，‘拍岸’为‘掠岸’，‘多情应笑我，早生华发’为‘多情应是，笑我生华发’，‘人生如梦’为‘如寄’，不知此本今何在也？”案：此从元祐云间本，唯“崩云”二字与山谷所录无异。汲古刻固作“穿空”“拍岸”，此又作“裂岸”，亦奇。愚谓他无足异，只“多情应是”句，当从鲁直写本校正。曩见陈伯韬斋头有王壬老读是词校字，改“了”字为“与”，伯韬极倾倒，余笑谓此正是湘绮不解词格之证，即以音调言，亦哑凤也。

卜算子，黄州定慧院寓居作云：“缺月挂疏桐，漏断人初静。谁见幽人独往来，缥缈孤鸿影。惊起却回头，有恨无人省。拣尽寒枝不肯栖，寂寞沙洲冷。”此亦有所感触，不必附会温都监女故事，自成馨逸。

满庭芳，有王长官者，弃官黄州，三十三年，黄人谓之王先生，因送陈慥来过余，因为赋此云：“三十三年，今谁存者，算只君与长江。凛然苍桧，霜榦苦难双。闻道司州古县，云溪、上竹乌松窗。江南岸、不因送子，宁肯过吾邦。挫挫。疏雨过，风林舞破，烟盖云幢。愿持此邀君，一饮空缸。居士先生老矣，真梦里、相对残缸。歌声断、行人未起，船鼓已逢逢。”健句入词，更奇峰郁起，此境匪稼轩所能梦到。不事雕凿，字字苍寒，如空岩霜榦，天风吹堕颇黎地上，铿然作碎玉声。

水调歌头，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佺云：“落日绣帘卷，亭下水连空。知君为我新作，窗户湿青红。长记平山堂上，欹枕江南烟雨，渺渺没孤鸿。认得醉翁语，山色有无中。一千顷，都镜净，倒碧峰。忽然浪起，掀舞一叶白头翁。堪笑兰台公子，未解庄生天籁，刚道有雌雄。一点浩然气，千里快哉风。”此等句法，使作者稍稍矜才使气，便入粗豪一派，妙能写景中人，用生出无限情思。

醉蓬莱，余谪居黄州，三见重九。每岁与太守徐君猷会於栖霞楼。今年公将去，乞郡湖南，念此惘然，故作是词云：“笑劳生一梦，羁旅三年，又还重九。华发萧萧，对荒园搔首。赖有多情，好饮无事，似古人贤守。岁岁登高，年年落帽，物华依旧。此会应须烂醉，仍把紫菊红萸，细看重嗅。摇落霜风，有手栽双柳。来岁今朝，为我西顾，酹羽觞江口。会与州人，饮公遗爱，一江醇酎。”史记陈轸谓犀首：“公何好饮。”云：“无事也。”东坡诗中，恒

用“无事酒”本此。结处掉入仓茫，便有无限离景。

鹧鸪天云：“林断山明竹隐墙。乱蝉衰草小池塘。翻空白鸟时时见，照水红蕖细细看。村舍外，古城旁。杖藜徐步转斜阳。殷勤昨夜三更雨，又得浮生一日凉。”渊明诗：“啸傲东轩下，聊复得此生。”此词从陶诗中得来，逾觉清异，较“浮生半日间”句，自是诗词异调。论者每谓坡公以诗笔入词，岂审音知音者。行香子，与泗守过南山晚归作云：“北望平川。野水荒湾。共寻春、飞步孱颜。和风弄袖，香雾萦鬟。正酒酣时，人语笑，白云间。飞鸿落照，相将归去，澹娟娟、玉宇清闲。何人无事，宴坐空山。望长桥上，灯火乱，使君还。”人外之游，澹然仙趣。

满庭芳，余谪居黄州五年，将赴临汝，作满庭芳一篇别黄人。既至南都，蒙恩放归阳羨，复作一篇。云：“归去来兮，清溪无底，上有千仞嵯峨。画楼东畔，天远夕阳多。老去君恩未报，空回首、弹铗悲歌。船头转、长风万里，归马驻平坡。无何。何处有，银潢尽处，天女停梭。问何事人间，久戏风波。顾谓同来稚子，应烂汝、腰下长柯。青衫破、君仙笑我，千缕挂烟穰。”桃溪客语载阳羨邵氏，因东坡此词，遂名所居曰“天远堂”。余曾於吴市，见一古砂壶，底有篆文，即此堂名，乃知为宋制邵家故物，惜未购致为憾耳。

水龙吟，次韵章质天杨花词云：“似花还似非花，也无人惜从教坠。抛家傍路，思量却是，无情有思。萦损柔肠，因困娇眼，欲开还闭。梦随风万里，寻郎去处，又还被、莺呼起。不恨此花飞尽，恨西园落红难缀。晓来雨过，遗踪何在，一池萍碎。春色三分，二分尘土，一分流水。细看来、不是杨花点点，是离人泪。”煞拍画龙点睛，此亦词中一格。

八声甘州寄参寥子云：“有情风万里卷潮来，无情送潮归。问钱塘江上，西兴浦口，几度斜晖。不用思量今古，俯仰昔人非。谁似东坡老，白首忘机。记取西湖西畔，正春山好处，空翠烟霏。算诗人相得，如我与君稀。约他年、东还海道，愿谢公、雅志莫相违。西州路、不应回首，为我沾衣。”突兀雪山，卷地而来，真似钱塘江上看潮时，添得此老胸中数万甲兵，是何气象雄且桀。妙在无一字豪宕，无一语险怪，又出以闲逸感喟之情，所谓骨重神寒，不食人间烟火气者，词境至此观止矣。云锦成章，天衣无缝，是作从至情流出，不假熨贴之工。

归朝欢和苏坚伯固云：“我梦扁舟浮震泽。雪浪摇空千顷白。觉来满眼是庐山，倚天无数开青壁。此生长接淅。与君同是江南客。梦中游、觉来清赏，同作飞梭掷。明日西风还挂席。唱我新词泪沾臆。灵均去後楚山空，沔阳兰芷无颜色。君才如梦得。武陵更在西南极。竹枝词、莫徭新唱，谁谓古今隔。”此与柳词同一体，其平侧微异处，正其音律之清浊相和，匪若万红友所注可

平可仄之例也。

水龙吟云：“小沟东接长江，柳隄苇岸连云际。烟村潇洒，人间一哄，渔樵早市。永昼端居，寸阴虚度，了成何事。但丝莼玉藕，珠粳锦鲤，相留恋，又经岁。因念浮丘旧侣。惯瑶池羽觞沉醉。青鸾歌舞，铢衣摇曳，壶中天地。飘堕人间，步虚声断，露寒风细。抱素琴独向，银蟾影里，此怀难寄。”有声画，无声诗，胥在其中。

永遇乐云：“天末山横，半空箫鼓，楼观高起。指点裁成，东风满院，总是新桃李。纶巾羽扇，一尊饮罢，目送断鸿千里。揽清歌、馀音不断，缥缈尚萦流水。年来自笑，无情何事，犹有多情遗思。绿鬓朱颜，忽忽拚了，却记花前醉。明年春到，重寻幽梦，应在乱莺声里。拍阑干斜阳转处，有谁共倚。”案此词又见石林词，元刻既无之，毛本又以意题作“眺望”，当据元刻及叶梦得词，删去此阙。

◎附录郑大鹤先生论词手简 番禺叶恭绰遐庵辑录

○一

余韶龆时，好读唐诗，日课十数首，辄能背诵。年十一，侍先中丞公游雒阳，一日，出城西，观樱桃沟，率成绝句云：“樱桃红涨雨纤纤，京洛风光旧未谙。绝似熟梅好天气，衣篝香里梦江南。”其时未识江南梅黄天气如何光景，率尔操觚，意若有会。迨廿五岁，南游客吴，匆匆几月，每值满城梅雨，襟袖酥凝。美成词所云：“地卑山近，衣润费炉烟。”盖纪梅天以熏篝除湿，而少作转成落南之诗讖，亦足徵漂泊生涯，匪偶然也。沈伯时论词云：“读唐诗多，故语多雅淡。”宋人有隐括唐诗之例。玉田谓：“取字当从温、李诗中来。”今观美成、白石诸家，嘉藻纷纍，靡不取材於飞卿、玉溪，而於长爪郎奇隽语，尤多裁制。尝究心於此，觉玉田言不我欺。因暇熟读长吉诗，刺其文字之惊采绝艳，一一汇录，择之务精。或为妃俪，顿获巧对。温八叉本工倚声，其诗中典要，与玉溪“獭祭”稍别，亦自可絳以藻咏，助我词华。必不可臆造纤靡之辞，自落轻俗之习，务使运用无一字无来历。熟读诸家名制，思过半已。夫文者，情之华也，意者、魄之宰也，故意高则以文显之，艰深者多涩，文荣则以意贯之，涂附者多庸。又笔欲其曲，虽放不粗，语欲其新，实费而隐，前辈谓无理之理，无体之体，犹隔一尘。唐五代及两宋词人，皆文章尔雅，硕宿耆英，虽理学大儒，亦工为之，可徵词体固尊，非近世所鄙为淫曲弄者可同日而语也。自君相以逮学士大夫，畸人才流，迁客怨女，寒隐淪，靡不歌思泣怀，兴来情往。甚至名伎高僧，顽仙艳鬼，托寄深远，属引湛冥，其造崑甚微，而极命风谣，感音一致，蔚为君雅之材，焕乎一朝之粹。至美成提举大晟，演为曼声，三犯四犯，变调綦繁，美且备已。白石以沉忧善歌之士，意在

复古，进大乐议，率为伶伦所厄，其志可悲，其学自足千古。叔夏论其词，如“野云孤飞，去留无迹”，百世兴感，如见其人。自乙酉丙戌之年，余举词杜於吴，即专以连句和姜词为程课，继以宋六十一家，择其菁英，咸为嗣响。今同社诸子，零落殆尽，半莢秋词，但有馀泣，此近十年所为伤心之极致，虽长歌不能造哀已。惜曩和姜全词，及鄙人补白石传，并未付锲，且遗一叶，莢稿零叠，不省措久已。玉田崇四家词，黜柳以进史，盖以梅溪声韵铿訇，幽约可讽，独於律未精细。屯田则宋专家，其高浑处不减清真，长调尤能以沉雄之魄，清劲之气，写奇丽之情，作挥绰之声，犹唐之诗家，有盛晚之别。今学者骤语以此境，诚未易谙其细趣，不若细绎白石歌曲，得其雅淡疏宕之致，一洗金钗钿合之尘，取其全词，日和一章，以验孤进。其它如绝妙好词，亦可选其雅句，日夕玩索，以草窗所录，皆南宋元初词人也。

○二

声调从律吕而生，依永和声，声文谐会，乃为佳制。然词原於燕乐，非专於乐府中求生活者。自古音谱失图，所可见只词源一书耳。故凌仲子著燕乐考原，苦无图说，以阐发秘奥，至晚岁，始得玉田书，研究之，颇有创获。虽仲子书不为词旨昌明，而其所造，终不出燕乐章本，会心正不在远。曩尝博徵唐宋乐纪，及管色八十四调，求之三年，方稍司乐祖微眇，悉取词原之言律者，锐意笺释，若画一，岂旦夕能毕其说耶？今苏布政陈公，曾于甲午之夏，持拙编律二卷，见访於沽上客楼，殷殷下问，意在尽得其指要，卒之未竟其绪，但辨以宫位所在，能知戈氏自诩知律之谬诞而已。朱文公尝云：“不知宫位究在那里？”其全书中有纪俗谱管色，益错乱已。此老不为考据训故之学，固未为知乐也。

○三

近世词家，谨於上去，便自命甚高。入声字例，发自鄙人，徵诸柳、周、吴、姜四家，冥若符合。乃知词学之微，等之诗亡，元曲盛行，弥以伧靡，失其旧体。国朝诸家，鲜所折衷。良以攻朴学者薄词为小道，治古文者又放为郑声。自宋迄今将千年，正声绝，古节陵，变风小雅之遗，骚人比兴之旨，无复起其衰而提倡之者，宜夫朱厉雕琢为工，後进驰逐，几欲奴仆命骚矣。独皋文能张词之幽隐，所谓“不敢以诗赋之流，同类而风诵之”，其道日昌，其体日尊。近卅年作者辈出，罔敢乖刺，自蹈下流。然求其述造渊微，洞明音吕，以契夫意内言外之精义，殆十无二三焉。此词律之难工，但勿为“转摺怪异不祥之音”，斯得之已。姑舍是，词之难工，以属事遣词，纯以清空出之，务为典博，则伤质实，多著才语，又近昌狂。至一切隐僻怪诞、禅缚穷苦、放浪通脱之言，皆不得著一字，类诗之有禁体。然屏除诸弊，又易失之空疏，动辄。或

於声调未有吟安，则拌舍好句，或於语句自知落韵，则俯就庸音，此词之所为难工也。而律吕之几微出入，犹为别墨焉，所贵清空者，曰骨气而已。其实经史百家，悉在炼中，而出以高澹，故能骚雅，渊渊乎文有其质。如石帚之用“三星”，则取之诗“彼织女”之疏，梦窗之用“棠笏”，则取之旧唐书李之传，馀类不可胜数。若子集中之所取裁者益夥，读者贵博观其通耳。

○四

余少日最不喜为帖括，为文专拟六朝，诗则学东川，取迳虽高，才力苦弱。迨南游获交高君碧湄、张君啸山、强君赓廷、李君眉生，始稍稍务博，而所造不克精进，略别文章原流，间得奇可，虽契古人，辄惊呼狂喜。然每有所作，未尝不叹学之远道也。及晤王壬老，闻其馀绪，而文一变。世士尝谓训故考据之举，有妨词章。余治经小学，及墨家言二十馀年，攻许学则著有说文引群说故二十七卷，[今刻有扬雄说诂。]有书转注旧执四卷，自谓发前人所未发。研经馀日，未尝废文，独於词学，深鄙夷之。故本朝诸名家，悉未到眼一字。为词实自丙戌岁始，入手即爱白石骚雅，勤学十年，乃悟清真之高妙，进求花间，据宋刻制令曲，往往似张舍人，其哀艳不数小晏风流也。若夫学文英之，患在无气，学龙洲之放，又患在无笔，二者洵後学所厚诫，未可率似也。复堂谓余“善学清真”，吾斯未信。词无学以辅文，则失之<黑>浅，无文以达意，则失之隐怪，并不足与言词，而猥曰不屑小道，吾不知其所为远大者又何如耶。

○五

凡为文章，无论词赋诗文，不可立宗派，却不可有面体裁。盖无体则，所谓“安蔽乖方，迷不知门户”者也。不知所以裁之，则冗滥敷庸，放者为之，或矜才使气，靡靡无所底止，又所谓“杂乱无章”者也。作词尤诫此二弊，一由“蔽所希见”，一由“予智自雄”。比尝见并世词人，陈陈相因，得门实寡。即有志师古者，亦往往为律所缚，顿思破析旧格，以为腔可自度，黠者或趋於简便，藉口古人先我为之，此“畏难苟安”之辄习使然，甚无谓也。然则今之妄托苏、辛，鄙夷秦、柳者，皆巨怪大谬，岂值一哂耶？宣尼论学，“以约失之者鲜”，请进此旨以言词，贵能精择以自镜得失耳。拉杂书之，不复詮第。冀宏达广吾势焉。鹤道人记。

右郑大鹤先生论词手简五通，为当年写寄张孟劬先生者。孟劬先生自谓少好倚声，实师大鹤，且以通家子，过从尤勤。函札往还，论词之作特多且精。自大鹤归道山，孟劬先生悉取遗札，装成一册，高约二寸许。以旅沪日，为人假观，久乃转归叶遐庵先生，孟劬先生亦庆物得其主。遐庵先生既择其尤精者，录载本刊，因附纪其始末如此云。编者附识。

◎大鹤山人词集跋尾 北海郑文焯叔问撰 万载龙沐勋娱生辑

○温飞卿词集考

陆文圭谓花间以前无集谱，余谓词有专集，於後唐和凝之红叶稿，而冯正中阳春集，李瑶集，皆其嗣响焉。若唐人以长短句原於乐府，类皆附诗集以传，故谓之诗餘，初未闻别为一集而名之也。新唐书艺文志载：庭筠有握兰集三卷，金筌集十卷，诗集五卷，汉南真稿十卷，宋志从同，明焦据以入经籍志。宋陈振孙直斋书录仅记飞卿集七卷。国初长洲顾嗣立自叙温诗笺注，亦云：“依宋本分为诗集七卷，别集一卷。”足知飞卿集至宋已多散佚。顾叙又云：“所见宋刻有金筌词一卷，却以其杨柳枝八首，见於花间集者，阑入集外诗。”其词名金筌，始见於此。特惜顾氏未据以校刻行世，亦付之不足无徵已耳。吴子律莲子居词话谓：“宋本飞卿集，末一卷为金筌词。”亦不可见。盖唐宋旧志所称金筌集者，固合诗词而言，词即附於诗末，後人别出之以名其词，非旧编也。证以欧阳炯叙花间集，亦止称“飞卿复有金筌集”。其所收六十六首，极深美宏约之致，方之诸家所作，亦云观止。诚以卫弘基去晚唐未远，词客清芬，犹承光诵，宜其甄采高制，於飞卿所得独多，或即出于原集之末卷，学者得此，无俟他求已。考飞卿本传，但记其“能逐弦吹之音，为侧艳之词”。唐诗纪事亦述其为令狐代撰菩萨蛮词，并未载有词集。当时词无专家，岂其为诗赋盛名所掩耶。至古今词话云：“庭筠玉楼春一曲，‘家临长信往来道’起句是也，今多讹为春晓曲，而花间亦未选及。”案玉楼春旧调上下阕并侧起，花间集中如顾、牛峤、魏承班诸作可证与飞卿春晓曲异体，词话殆未之深考耳。又全唐诗所附录者，既以杨柳枝入诗，而菩萨蛮又增“玉纤弹处真珠落”一阕，尊前集亦载之，注：“一作袁国传。”谛审之，确非温作，未足多也。自顾氏有金筌词之目之後，近今倚声家，乃以未窥全豹为憾，爰稽撰旧闻，取其要实，俾後之纤番了焉。

按周公谨齐东野语云：“毛熙震集止二十馀调，中多新警而不为儂薄。”又十国春秋称：“欧阳炯有小词十七章，人亦时时称道之。”今据以徵之花间所录此二家词阕，其数并合。由是类推，飞卿词既它无所见，虽谓此六十六首，美尽於斯可也。

○四印斋本花间集跋

词者意内而言外，理隐而文贵，其原出於变风小雅，而流滥于汉魏乐府歌谣，皋文所谓“不敢同诗赋而并诵之”者，亦以风雅之馨遗，文章之流别，其体微，其道尊也。词选以花间为最古且精。是本为王半塘前辈景宋淳熙鄂州旧槧，间有讹为夺，任笔校正。讽诵之馀，时复点注，不忍去口。嗟嗟！自实父、芸阁、子复诸贤去後，此事顿废。忆十年前连情发藻，出言哀断，今更世变

，其为衰世之音，不其然乎。叔问记。

汲古阁秘本书目，有北宋本花间集四本，世无传者。又南宋板精抄二本，未审与此有无异同，惜无他本校讎也。孙氏祠堂书目有花间集十卷，注：“蜀赵崇祚编，仿宋晁谦之刊本。又四卷，明汤显祖评本。”今并无传。

○梦窗词跋一

凡铁网珊瑚载梦窗词，皆其手写，信有佳证，不可妄易一字。观於江南春“芳铭犹在棠笏”句，诸本并疑“棠”字有讹误，不知觉翁所手录，实用唐书魏徵传，此“笏”即今之甘棠故事。可徵不读遍天下书，不得妄下雌黄，反贻古人以<黑>陋之诮已。校者可弗慎诸。

汲古毛氏，始刻梦窗甲乙丙丁稿，随得随入，不复诠第，忠厚错复。至戈顺卿选宋七家词，乃稍稍订正，苦无善本，足资佳证，戈氏又<黑>浅寡，缪托声家，动以意窜易，於毛刻之讹高可订者，漫无关究。秀水杜氏，墨守一先生言，粗为勘正，附会实多。验其拟改拟补，疏妄等诮，专辄之敝，厥失惟钩，耳为心师，徒自弃于高听尔。夫君特为词，用隼上之才，别构一格，拈均习取古谐，举典务出奇丽，如唐贤诗家之李贺，文流之孙樵、刘蛻，锤幽凿险，开迳自行，学者匪造次所能陈其细趣也。今加搜校，黜戈砭杜，略复旧观，其所盖阙，以俟宏达。叔问记。

○梦窗词跋二

词意固宜清空，而举典尤忌冷僻。梦窗词高隼处固足矫一时放浪通脱之弊，而晦涩终不免焉。至其隶事，虽亦渊雅可观，然锻炼之工，骤难索解，浅人或以意改窜，转不能通，此近世刻本讹变之甚於诸家，当时流传所为不广也。兹略举一二以证之：如扫花游换头“天梦”句，用秦穆上天事。塞垣春起句“漏瑟”用温飞卿诗。声声慢“宏宴席”一阙，起句“寒笳惊坠”用陆天随“黄精满绿笳”句意，笳，竹器也，今本误作箫，则不可解，惟明抄本作“笳”可证。木兰花慢“寿秋壑”“汉节葆仍红”句，用汉礼仪志赤葆故事，今讹“葆”作“枣”。宴清都“送马林屋赴南宫”上阙末句“唯潮”，用中吴纪闻夷亭潮讯，引谚“潮到夷亭出状元”，按“夷”吴郡志亦作“唯”，图经只作“唯”，构窗正用此吴谚，以颂马南宫之捷，马号林屋，盖洞庭山人，今毛本则讹作“淮潮”，失考，并失作意已。此类尚不止此，诚务博之过，亦字意用晦之所致也。

○蛾术词选跋一

元人词亡虑数十家，见之李西涯南词录目，以乐府名家者，惟虞集鸣鹤遗音、张翥蜕岩词最称雅正。其王氏四印斋所刻藏春乐府至五峰词七家，率多放浪通脱之言，长沙张百基所谓：“金元以降，格去古而日卑，理趋今而日隐

，求如两宋词家，深美闳约，声文具谐，殆十不获其一二焉。”兹编拟古诸作，或犹凝滞於物，未尽切情。然其好学深思，匪苟为嗣音而已。若夫流连光景，感旧伤时，“黍离”一歌，托寄遥远。後录益臻所造精微，足张一帜於风靡波颓之际，独与古人精神往来，歌哭出地，繁变得中，詎可以去古愈远，愆于鄙俚之音而少之哉。

○蛾术词选跋二

蛾术词清丽宛约，学白石而乏骚雅之致，声律亦未尽妍美。旧选本曾载其沁园春赋眉目二阙，取径颇嫌纤巧。今葵生同年，从元钞校补付梓，多至百馀首，视昔所见，清典可风尚是元词之遗脉，然较弁阳则远逊矣。葵生别予旬日，此篇寄自沪上，西园风雨，春事飘零，读集中六州歌头遗春诸词，又不任离索之感焉。叔问。壬辰二月十四日。

○六一词跋

汲古本与宋槧无甚出入，独题号与分卷，以意更易。又前有乐语，及采桑子曲西湖念语一则，卷末罗泌校录後数行，并续添水调歌头和苏子美沧浪亭词一阙，悉删去，不知所谓。近得吴伯宛景宋刻本，乃睹旧制，爰取以订毛本一过。

此记似又见旧本。按宋槧附文集，有罗泌叙云：“今定为三卷，且载乐语”句，及泌校正後数行，岂所见非宋本，抑径情去取，以自行其是耶。所谓先辈云“以疑传疑”者，即在泌後跋中有是语，是知子晋固见泌之两叙，特节录之耳。

○东坡词跋

东坡乐府汲古本多舛，王半塘老人据元延祐旧本，重刊行世，最为近古。近朱沅尹侍郎复为审定，以编年体，■为三卷。多依据傅{卅深}纪年录、王缙年谱，精严详慎，去取不苟。它日墨版流传，足当善本，视此有淄澠之别矣。

○小山词跋

比於文献通考得黄山谷所制小山集序，论叔原痴绝，有之，称其乐府“寓以诗人句法，精壮顿挫，能动摇人心，士大夫传之，以为有临淄之风尔，罕能味其言也”。又谓“其合者高唐洛神之流，其下者竖减桃叶团扇”。诚足当小山知音雅旧。已别录一卷，即以兹叙弁首，更为订词中舛，以小字密行，精刊墨版，名曰小山乐府补亡，从其自序义例也。

○放翁词跋

放翁题花间集云：“此皆唐末五代时人作。方斯时，天下岌岌，生民救死不暇，士大夫乃流宕如此，可叹也哉。或者出於无聊故耶。”又谓：“唐自大中以後，诗衰而倚声作，使诸人以其所长格力施于所短，则後世孰得而议。华

墨驰骋则一，能此不能彼，未易以理推也。”今读放翁诗集，既滋多口，议其浅薄，颇有复沓之讥，而词则能摆落故态，斐娓可观，其高淡处出入稼轩、于湖之间，将其所谓“诗格愈卑，而倚声者耶简古可爱”，请事斯语，还诸笠泽翁，当不以评泊矫枉，为予督过也。

○片玉词跋

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载清真词二卷，後集一卷。所云後集，不详所谓，岂补遗耶。又载曹杓注清真词二卷，别集类有清真集二十四卷，注：“嘉泰中，四明楼钥为叙，太守陈杞刊之，盖其子孙居於明故也。”考美成传，卒於处州，则其家於四明可信。案宋史艺文志，清真居士集十一卷，与解题不合，而乐志未著其词集。解题所称二十四卷，又注“皆他文”，其富有著作可证。又载其杂著三卷，云：“好事者取其在溧水诸所作文记诗刻而并刻之。”是又在强刻词集之外，为清真官溧水时一集。综核清真集宋刻之最先者，为淳熙庚子〔孝宗七年〕晋阳强焕叙刻之词集二卷，百八十二章，其後为清真杂著三卷，并先後刊于溧水者。次则嘉泰中四明太守陈杞刊其文集二十四卷。又单行本清真词二卷，後集一卷，曹杓注清真词二卷，并未详年代及刻者姓氏，见之直斋书录，其为宋槧无疑。後又有元巾箱分类本清真集上下，为明钞词集，近临桂王兰塘抚刻本，又元陈元龙刻片玉词注本，〔孙稼航藏〕此元版之二种。又明季汲古阁毛氏刻片玉词二卷，补遗一卷，跋云：“合三本校订。”然片玉题号，始于元人刘必钦，见之片玉词陈注後叙，毛氏谓宋刻者缪甚。顾所云：“百八十有奇，强焕为叙。”又似宋淳熙中溧水所刊本，惜为毛所麁乱而失考耳。

长沙方叔章先生，曩年於厂肆得大鹤手校宋六十家词，丹黄殆遍。承录示跋语数则，亟为刊布於此，并向方君致谢。沐勋附记。

◎大鹤山人论词遗札 万载龙沐勋辑

○与夏书二十四则

执海感甚。拙制金陵怀古，耑取桓宣武登平口楼北眺数语，据写近事。老子婆娑，亦陶侃讽时之辞。正谓玄谈诸君，以清言品鹭过江名士，遂致神州陆湛耳。比岁社会清流，痛哭高谈，颇类晋客，吁可悲已。大箸江南春，只结韵微涩，拟易叠字，何如，并乞裁定。又女墙似与上堞均嫌复，妄似以繚字，不审当否。馀俱隽逸，无懈可击。此承剑承先生使君起者。文焯顿白。初八日。

昨写上小词，阙然教益。意将有金玉嗣音。以藻咏邪，愿一倾耳，砭我弄，迟之迟之。前夜忽闻南雁，秋思苍茫，顿增怀旧之感。枕上又得木兰花曼，既无好怀，弥乏新意。未敢享帚，录请一笑。至湘春夜月，略改窜数字，并乞郢斤削之。匆匆上。承剑丞词长使君起居。文焯再拜。十九日。

昨载诵高制，并见和闻雁之作，骨气清雄，深入六一翁三昧，非寻常词客所证声闻果也。佩之无文。顷再写上近制小令二解，就正有道。吾党同志日希，宜以风义相切摩，幸无为过情之誉。至祝至祝。比以舍侄辈来自九江，未免清事一挠耳。文焯故白。七月廿二日。

前诵嘉藻，极耐玩味。近得沅公和梦窗江南春一解，苦为韵缚，未尽能事。比来颇觉其作意略入晦涩，好为人所难能。终卢以次公面谏，误以追骏处末耳。鄙制乃力求疏澹，欲举似相规，窃未敢遽发。如何如何。兹写上二令就正，幸教之。此上。承剑丞先生道履。文焯顿白。七月廿九日。

附上虞美人一曲，并乞海拍，幸甚。

新居尚未获一诣，此心阙然。旦夕家事粗了，当向晚走谒一谈。谅不至相失也。又及。

前得诵嘉制竹马子词，极疏快之致，一洗雕琢之尘。匪得唐人诗竟三昧，不能发此奥悟也。但下走窃有贡疑。尝以北宋词之深美，其高健在骨，空灵在神。而意内言外，仍出以幽窃咏叹之情。故耆卿、美成，并以苍浑造崑，莫究其诤谕之旨。卒令人读之歌哭出地，如怨如，可兴可观。有触之当前即是者，正以委曲形容所得感人深也。毛先舒云：不可以气取，不可以声求。洵先得我心矣。盖学之者写景易惊露，切情难深折。稍一纵，便放笔为直，恐失词之本色尔。昔齐袁嘏语徐太保尉云：我诗有生气，须人捉著，不尔便飞去。敢以举似高制，幸无以怪侣见屏焉。诸作终当以采桑子新定稿为超绝，佩之畏之。秋夕南濠水燕，群公到者几人。幸豫示及，必偕沅公同践也。附上改定前词一解，惟海拍为感。此复上■先生道案。文焯顿首。八月十二日。

昨晤老友王少谷，述及重九前一日，与公同飞车回苏，节物凄凉，又是一年风雨。想清致所逮，定有高唱也。前夕填得木兰花曼一解，即守柳体短协下四字句法。因细绎乐章集中，多存北宋故谱，故繁音促拍，视他家作者有别。南渡後乐部放失，古曲坠佚，大半虚谱无辞。白石补亡，仅数阙尔。赖柳集传旧京遗音，亦倚声家所宜研讨者也。沅公索折阅，不得遂游白下。闻公布陔云，尚拟作平原十日饮耳。拙词写上，就正有道，幸实诲之。尊处近有无佳便如沪，走有书籍数部，欲存之秋枚书楼也。此上。敬承先生道履。文焯顿首。

昨晨方写拙制二解，就有道正。适奉来章，凄异感人。如诵九辨。弥钦怀旧之蓄念，不同无病之呻吟，乡由绎嘉藻。近箸中当以此为孤进之绝诣。且兹调拗折，极不易协律。清真嗣响，诚足当之。顾下阙红颜句，窃於义未安。拟易以念珠玉波况，何如。即美成念珠玉临水犹悲感之意。i 零见所逮，幸无见尤。此上剑丞先生道案。文焯顿白。十月十日。

高制温丽古澹，美成，三复心折。窃有微义只字未安，敢以奉质。采云归

第三句思字，仍未若迳用看字叶平。又窗似与锦幄嫌复，蓉裳拟僭易云裳，以蓉字不合於此见也。结处亦微觉疏宕过情，不审伯韬推敲如何，愿示其旨。秋思一解，酷似漱玉，得风人哀而不伤之义，使人心神俱服。特并梧句以渐二字音欠响，兹妄拟又渐疏，何如。拙作夜半乐已写请伯韬审订，容即奉教。此上先生道案。文焯顿首。

伯韬顷复书，酌定两去声字律，特写上，幸裁正之。又及。

损书，兼诵新制兰陵王，劲气直达，却能於疏宕中别具幽宛之致，与前作异曲同工。昨夕与沔公赏击不置。微觉煞拍六字稍稍虚薄，能回应第一段最妙。切草而推入苍茫，亦是一格。此处工之至难。去上字律固宜墨守，而字面益不易著也。承教益下问，敢以请质，何如。拙词辱示两字宜用上去声，诚於细律有关键。近悟宋人词中著去上字例，如尊议前结二句第二字。若先用去，则下句第二字即宜以上声为协。反是亦合。试验柳词是解前後结皆然，足徵上去字须参差叶律。柳作後煞即先上後去，不沾沾一节也。先生於意云何。文焯顿首。十三日。

提学何日相印，幸示及，当一醉三口酒也。前垂示夜飞鹊新制回字韵以上，并深得清真浑茂之旨，非敢贡谏。商叶二字，见何出典，极新异。再四句自仍从重起为工。姿字韵似亦以辉为佳，天西拟易作平西，何如。i 零见惟鉴谅。不宣。此公布剑丞提学使君洪熹，文焯再拜。廿四日。

昨以小儿女生朝，偶为傀儡之戏，致枉过阙然展待，罪过罪过。诵来告，裴回小城，烟月空寒，与梦窗隔墙闻箫鼓声之作，当同一清致也。承示大箸二解，容细意彊由绎之，再当献替，何如。今夕清兴有无闲暇一谈，幸示及，极有磊隗欲销也。此尘庵先生道案。文焯顿首。十一日。

晓起绕阑独步，雨馀苔净，夫容乱发，烟醉露啼，有寂寞秋江之感。芳时易失，赏心难并。盖於日未暮时，泛绿依红之暇，过我连情一咏。使此花不向东风怨後开也。小令附上就正。又及。

昨归卧空园，夜雨。枕上率尔得小令一解，都无雕润，绿似赏音，定为悄然同一凄异也。即以报谢。如从者今夕无近局，当走诣一谈。何如。此公布剑丞先生道履。文焯顿首。十六日。

雪意沉沉，暝阴暴戾，一寒至此。天时人事，正复相同，个良个良如何。走少壮漂零南T，以笔札自给，萧然三十馀年。自信於公私取舍之间，未尝有斯须之苟。即从事节尚，迭更府主，亦绝无豪末半牍之请。坐是落寞，垂老无依。先公自关中罢抚，归橐唯法书名画数篋，已得典质殆尽。故山荒落，无寸田尺宅以自存。离乱中更，无家归得。生平简澹，久孤於世，不欲危身以治生。所依恃者，惟良师益友，助以义。四海知旧，情逾骨肉。韩子所谓若肌肤性

命之不可易者，此固由文章风义之感发，亦吾党後天之悲也。微公同志知爱之笃，曷可语此。三复来告，代筹深切。高义美成，感且不朽。顷澹先生亦有书相招，至酒楼密语。虽未显陈近意，殆亦为强移一枝栖息耳。惟近自沪归，冗迫无状，复为寒疾所撻，彻晓失眠。畏风如虎，衰景颓侵，恐无复久恋人世。沔公知我，屡索拙著零叠诸稿，怀袖以去。意在宏护矜全故人身後名，吁可感也。前承示清真双头莲校义至精，昨与沔公翻检柳词，得曲玉管一解，直是同谱异曲。起调两段，乃与清真冥合。き是则词之过片三字，高为属上无疑。虽平侧之调稍异，而句律则同一格，当据以引申补入校录。实佩审音，亟函以达。至芳草渡新制，容细意诵之，再奉布讠零见，不敢率尔谏也。晚来清宴，能过敝庐一话不。月当头夕，拟作岁寒小集，何如。此上。承先生先生道履。文焯敬白。十一月十日。

昨夕苦无选具娱宾，唯清谈可以饱耳。清真集得公以雄成，俾世士获睹完帙，下走附骥而致青云，诚天幸也。沔公写本遗强焕一序，又四库提要一则，并乞暇为补录，列於首叶。但西泠词萃刻强序，前云片玉词，此乃巨缪。盖未考片玉之题号，於元人，有巾箱本刘必钦序文可证。今宜止刻强序，不须书集名，以免专辄之诮。又曰内下走当拟一小序，记校勘始末，并特彰两贤宏赞之功不可没也。比见公於周、柳、吴诸名词，精数条，皆能抉择要，洞见症结，匪衰朽所逮，极为心折。乐章集有灼见处，即乞标识简端，以资佳证，亮无隐也。至幸甚幸。兹附上拙刻旧纂医话上下篇一部，又冷红、比竹二词稿，并望转致贞翁为企。渠豪於诗，闻声相慕旧已。亟思诵其篇什，如几有其近作，幸赐一读，何如。匆匆手奏，敬承先生道履。文焯顿首。正月五日。

日来峭寒中人。园梅南枝犹靳。忽承故人折赠红萼，著手成春，真所谓东风第一枝也。拟赋江南春报谢，苦闻西北警息，夜不能寐，危自中起。顷口占数语云：“插青冥好山无数。斜阳空送今古。无端西北忧天缺，片石更教谁补。危睇处。挂一发中原，烟际微茫树。”吟至此，才?? 涔涔，不能长语，如何如何。植园嘉宴，亦得诗四首，暇当录进斧削。旦夕走诣，藉斗酒浇垒块已耳。前晤府主，谈及竹珊为疫阻於渚阳兼旬，大约春初甫到吉林，归期恐无准也。此承先生道履。文焯顿首。廿四日。

昨夜闻雨，平晓益增怊悵。乃就枕改词，得讠字韵，自觉惬意。并上阅全易语义，直据胸肌，似较前清异。感君之绪馀，益我匪浅。更悟词人当沉吟煅炼之际，不可有古人一字到眼，方能行气。养空而游，开径自行，平时又不可无古人字字在眼，使其歌笑出地，尽如吾胸所欲言。此境即项平斋所谓杜诗柳词皆无表德也。谅知音当弗河汉斯言，敢以请益先生。高制如修饰竟，幸即垂示。文焯白笺。二月四日。

西北风云甚恶，近郡草泽间，又时闻呼啸声。吾侪犹日夕云倡雪和，笠泽翁所谓流宕如此，可叹也夫。恪公果到来无。昨遣问至再，犹未问蹉蹉耳。小词近又得一瑞鹤仙咏落梅，又浣溪沙二解，兹录其一上紫霞翁定拍，馀俱稿上沔公，旦晚必可就正。又新校出清真水龙吟咏梨花一韵，高可订元本汲古刻本之误，亦在听枫处也。此承先生道履。文焯顿首。八月二日。

昨写上近制，谅达吟席。顷再录二解，迄未定稿，并乞诲示，至幸至幸。园中新豢华亭鹤，每晨夕闻西南飞车之声，辄引凄唳，悲动林谷。昨与沔公言及，乃大悟风声鹤唳，悲动林谷。昨与沔公言及，乃大悟风声鹤唳之解释，岂战伐恶声耶。因於结拍寓此微义，幸有以裁之。再闻高斋後圃，杏花盛发，愿撷得一枝，聊分邻墙春色耳。此上先生道案。文焯顿首。三月六日。

顷布荒函，谅彻醇听。东坡南柯子用仙村，见参同契。云得长生居仙村，证以下句义正合。且此二字亦习见之，苏诗有那知竹里是仙村之句。又嘉与吾友寻仙村，是髯翁所用常语可信。而别本作材之讹，不攻自破已。即以奉白，聊佐订之雅，亦疑义与晰之一欣也。寻诣谈不次。此上词长几。文焯敬白。十七日。

累日感寒，触河鱼腹疾，甚惫。今日甫起，纡由绎新制，真足愈我头风。改句深美宏约，只神京意稍惊露，下阙醒字韵宜对，且嫌率尔操觚。周柳词高健处惟在写景，而景中人自有无限凄异之致，令人歌笑出地。正如黄祖叹祢生，悉如吾胸中所欲言，诚非深於比兴，不能到此境也。尊箸元夕闻雨一解，前阙即有清真浑妙，至为心折。走近神衰，颇难造遣新意，奈何奈何。阳台曲迄未定稿，俟从者三日归来，当写上奉教。贞壮赴鄂期想尚未定。念念。此复。敬承先生道履，文焯顿首。

前撮题近意，闻从者又有沪行。昨夕复言旋已，方叹王官不治，生生之道日穷。以公天诞英逸，坐使骄才雄力，半销磨於轮铁声中，为之惋抑。今夕拟访沔公一谈，谅清兴攸同，幸谐是聚。再昨阅报耑，有楞华随笔。载刘龙洲祠壑在昆山马鞍山下，近为一议员创建公园，发掘靡遗，夷为平地，令人悲诧。考改之为庐陵人，以诗词豪於江表，客稼轩幕，倡酬极相得。宋人说部但述其放浪吴楚，一生羁旅。未言其晚寓昆山，没葬山下。因思其人於公有西江同原之雅，当能考见其生平，用以附及。此上先生词长。文焯敬白，廿三日。

昨午後沔公过谈半日，屡遗问高踪，蹉然未逮，怊怅良深。清真校本，想已专属贞壮先生，幸勿遗忘。何日偕往金陵，甚念甚念。柳词阅竟，望检还，因有一解须勘证也。阳台曲过片，高有可疑。谛审扬补之此句却连上，决无脱误。而梅溪之多一字，唯见汲古本，未可援据。按红友所引，即无是结字。半塘刻史词，亦仅据毛本，注云别本脱结字。盖所见诸选本并无此字可信，似

不当专依汲古之孤证，遂信为旧体。考扬为高宗时人，史则与张同时，或稍後耳。鄙意宜从三字句连上为是，想卓见定亦谓然。匆匆奉布，承先生道履。文焯顿首。廿八日。

沔公有新制二阙，想已见之。

昔梦华谓柳词曲处能直，疏处能密，处能平，语似近之。今更下一转语，逆推之，便尽其妙致。词坛以为何如。昨夕以改词不及诣谈，孤负醒桐秋月矣。有劳虚仁，皇歉万端。兹再写上昨制阳台路一曲，较临江仙引略易继声，然幽拗处同一难学也。近制两解，觉结处微得周、柳掉入苍茫之概。急起直追，或能得其仿佛邪。向夕走谒不次，先生垂目。文焯顿首。十三日。

再临江仙柳词，宋本有引字，是也。谛审此调宜下平声之清扬，方得哀艳之致。紫霞翁审音寸律，以为何如。旦夕拟一嗣音，但恐邯郸学步，不能工耳。又及。

◎大鹤先生手札汇钞

○致彊村

彊村先生侍者：天际轻阴，园梅零乱，又是去年闻雨伤春时也。才因老退，疾与年并，顾此中良々，危自中起，如何可言。一昨展瞻园报书，怆然增远别之恨。人言愁我始欲愁，爰复寄声送之。及其未行，惟旦晚附致，幸甚。前夕谈际。复承高义，许以海鹤见遗。忆自西园仙蜕，载瘞铭，思闻华亭清唳久已。兹得支公近玩，代为养翻，恨不复假其羽毛，一作凌霄逸势耳。愿以逋山仙客视之。脱惠嗣音，庶慰翘想，聊陈近意。敬问起居。文焯白疏。

○又

昨夕得手告，及归鹤图卷。贞翁诗自得逸致，但谓出自朱方，殆本瘞鹤铭化於朱方语，而未谛审其地之要实耳。走曩尝辨焦山石铭，又再手抚其迹而摩挲之。既历微徵皮龚美之悼鹤诗叙，证以咸通十三年日休方为军事判官，从北固至姑苏，正与铭中壬辰甲午岁合。其集内有南阳博士华阳润卿，亦皆不书姓字。陆鲁望亦有寄华阳山人诗，并足为此铭佳证。更无论其书体文体，纯为唐人所作无疑。自黄伯思误以为陶贞白手迹，世士好奇，聚讼千古。惟张力臣辟易群言，独具只眼，至为精审高核，亦据松陵集考定，诚足寐疑辨惑矣。独於朱方地未详。窃考汉地理志，丹徒在春秋时谓之朱方。又六朝事迹编类丹杨门引志，建业自溧阳九县皆隶丹阳郡，属扬州所统。注云：丹杨山多赤柳，在郡西，故曰丹杨。丹徒古名朱方，是可证今鹤铭正在丹徒焦山下，所谓化於朱方是也。梁简文与刘孝仪令，有及参朱方一语，亦足徵其地。此可补前人考辨所未逮者。按铭云，得于华亭化于朱方。是明谓华亭之产，不得云出自朱方也。走每於经籍及原先版之胜义，辄不惜攻苦为之辨晰，必泠然而后适。徒自蔽其

精神才力，垂老而信好弥坚。穷年，至於衰疾而不悔。将史迁所云抱咫尺之义，久孤於世。岂若卑论侪俗，与世湛浮而取荣名哉。以同志之雅，聊复叙怀。庶验之昔贤作者，无一字无来历。生平於此，深用惴惴耳。春融少健，当钞樵风词，并为伯宛题镜册，以报其高义，不食言也。（又甘T图念兹在兹，苦力不足耳。）率复敬承疆村先生起居。文焯顿白。〔正月十日。〕

再前绘听枫园图一幅，盍亦付装。俾走题旧作瑞龙吟，亦胜以前之画扇。尊旨以为何如。

○又

文人相轻，自昔而然，走居恒引为厚诫。落南三十馀年，深获知旧切磋之益。窃未敢以得之己者妄施诸人，正恐蹈相轻之习，而文字之祸滋深。苟非降德忘年，冲抑如吾贤，鲜不屏为怪侣已。兹三复来告，宏奖过情，但有惭悚。新制情喻渊放，不失雅宗。期字均下阙复出，疑是笔误。发耑微觉质实，与通体未洽。携字短协亦嫌重。走久未造遣，近思极涩。不审拟议有无一当。顷从见示贞翁人日游诗，其觞字均用渊明斜川题意甚佳。但上句云，遂各疏年纪乡里，似於陶句未之精审。按斜川题叙所谓各疏年纪乡里以记其时日者，承上文悼吾年之不留而作。盖谓兹游宾侣各条疏其行年里贯，以示胜集之难再。故诗中有“未知从今去，当复如此否”之语。意甚分明，今贞翁误为断句，以为疏年是纪年之谓。斯下文记其时日为赘旄矣，敢以请益，幸无以之语诸人也。刘禹锡谓诗用僻字，须要有来去处。近人往往不求甚解，但务冷俊，触目皆<疒只>，奈何。此答。敬承疆村先生起居。文焯白。〔十一日。〕

○又

昨归三复嘉制，有巢父掉头之高致，令人感喟。如诵少陵秋兴及咏怀古迹诸什，但有江山摇落之悲耳，那不退避三舍。恃知爱之雅，匪敢贡谏，僭评樗见，兼以献替。妄注奉商，伏惟大贤采纳。幸甚。此间消息至微，不尽於一二声调，规规於平侧已也。树字均酷似坡老苍莽之态，易一足字，颇自谓心安理得。不审群贤以为何如。

伏读十一日上谕，直追咎各督抚要求。而以高有体验四字欲幸其也，政府诚何心耶，可叹可泣。疆村词掌书。文焯顿首。〔十四日。〕

○

来告宏饰过情，弥用愧奋。承示柳词舍字非协。至云起三句句句用韵，易致转折怪异之音。按清真解连环起调，高直连三句为韵。梦窗赋此解，犹墨守惟谨。盖两宋大家，如柳周姜史词，往往句中夹协，似韵非韵。於句投尤多见之。屯田是句似亦偶合，不须深究谱例。但取其音折铿訇，讽入吟口，无复凝滞。即依永和声，已得空积勿微之旨。下走当咏摇嗟叹时，初无容心也。昨亦

据是义例下问，想会心当不在远。红友固未足徵据耳。牖题款字大佳，已付工抚勒。敬谢敬谢。寻晤述不一。此上彊村先生道案。文焯白疏。〔三月十二日〕

○又

昨夜谈艺甚洽。湘春夜月一曲，写上定拍，幸一和之。可汇寄蛰老，以见幽忧同病也。近作拟专意学柳之疏，周之高健。虽神韵骨气，不能遽得其妙处。尚不失白石之清空骚雅，取法固宜语上也。愿举似以证同志之造诣，而词家流别，亦於是定。大贤以为何如。此上敬承沅尹先生动定。文焯顿首。〔十八日〕

○又

前夕酒楼草草，咄嗟便办。苦无兼味，良负彦会，此心阙然。小园蚕豆已实，待半肥时，撷鲜供客，差可下饭。少迟当更作夜谈近局也。兹采得新金华菜一筐，尚其挑嫩食之，诚野人一芹之献耳。大著安公子词，前已涂抹泰半。不自知其疏妄，唯以元作发端奇逸，诵不去口，聊以浅陋演赞未备之义。乃辱矜许，重以诱谄垂，载挹虚襟，敢辞润色。至上阙那字韵有待商略者，考那在今韵歌哿部为一义，玉篇训何，集韵训安，即唐宋诗词中所恒用无那是也。又属个韵者为语助，汉韩康传所云公是韩伯休那。俗言那人义出此，其本音并不入马禡马二部。古韵固与哿个通用，第词中声转，窃有未安，拟为僭易之。何如。走近又得送春水龙吟一解，亦类茹华闵时之作。改定当写上就正。馀不一。归鹤图亦即并陆扇落墨，不久稽也。彊村词掌先生垂凿。文焯敬白。〔四月六日。〕

○又

昨辱惠存，适服药再眠，乍觉汗出。闻蹶然至，顿狂跃起，亟思晤言，一倾积愆。乃臧获姑息，以病谢客。展待阙然，罪过罪过，度知深弗我尤也。昨竟日拥裘，犹肌粟凜凜。今已愈，渴於言，侍儿举来告，奉答一二。并题签一纸附上。案惊翁原刻，旧有景宋鄂州本云云，刊於封叶。此既付石印，何以缺佚重题。岂渠所得者固遗其旧槩，抑别有用意邪。下走十年前有校勘记，多依据明万历间归安茅一桢刻本订正。又近考金荃词及毛熙震、欧阳炯三家词，见於花间集者并完帙，非选家节取例也，似发人所未发。倘沪友意在阐明斯集大旨，有取於拙议，得附篇末以传，亦云幸已。拟请公暇日致书为之掄扬，从臾附镌，庶预是有益乎。载绎大箸西河，未卒读，不禁老泪涔涔，如闻邻笛。题叙意极哀宛，而辞未达。向夕当更校定就商，何如。■碧已有函来诘，并亲存之，亦未及晤。所事在沪已闻剑丞言之凿凿。特未可操券耳。此上彊村词长先生道案。郑文焯顿白。〔十一月四日。〕

伯宛舍人索樵风集甚殷，即当写上，必不久稽，负我良友也。再此行得从王山观盛氏图书，中有唐人小集百家，明校精完，谛审即江建霞所谓影宋本。据山云：实发耑於小山旧藏，以其残卷五十家，重值归江氏，因影刻以传。却非陈道人书棚本也。又及。

○又

前夕清谈，可云彦会，惜未及以吟尊雅奉闲逸耳。伯宛舍人远寄书籍，兼乡味种种。际此米珠薪桂，长安居大不易，犹复念及江皋一二知旧，有故人禄米之风，良可感叹。方之正辅之遗坡老全面岑茶，其高义诚有过之。乞先为寄声报谢，幸甚幸甚。至其近印劳氏碎金一册，昨一乡番，所校词集，多出传钞。展转丛残，■篆满目。盖当避寇流离之际，行■编削，得一旧本，已叹大难，固未遑寤疑辨惑也。兹偶举一耑，以质宏达。篇中校金奁集，为金荃之讹固已。而放翁一跋，亦有舛。考飞卿词唯见於花间集之六十有六首。虽顾氏秀野草堂所称宋槧一卷，未见刊行。而弘基在五代之初，去晚唐未远，宜其甄录所得为多。自後古今词话之误以春晓曲为玉楼春，全唐诗附载，又麝入袁国传之菩萨曼。下走曩作金荃词考略，已深切著明。是录饮所云温词只八十三首，未足徵信。此必明初坊写俗本，见四朝名贤词。飞卿首列，遂以此一卷全为金荃。又论荃作奁。姑舍是勿论。独放翁两跋花间集，汲古仅载其一。此跋所云，谓其专属金荃，殊亦无据。案飞卿无南乡子词。花间载有南歌子七首，类宫怨之作，不得比之竹枝。惟欧阳舍人南乡子八首，实皆纪岭海风土，语义与竹枝为近。然则放翁所称追配禹锡者，当不谓飞卿可证。汉赵分卿孟子题辞所谓宜在条理之科。篇中是类甚夥，此条拟亦附之。拙纂考略，亦足多也。究之■订之学，後起者洵易为功。顾士夫生丁世难，穷困吝中，而不遗铅槧。往哲流风，正非衰免取及。宜伯宛系志乡献，汲汲墨版以传也。其天下同文一卷，节缩泰甚。所见不逮所闻。且元人词率於音吕失考。[如此编大、霓裳中序、疏影按律并宜侧调其它出入益多]明秀、蛾术二集外，等诸既灌而已，敢以瘦闻。妄逞一得，幸勿为过。此上敬承彊村先生动定。文焯白疏。[三月十四日。]

○又

昨栓败篋中，得昔年写词家大意残纸三叶，亦间有道着处，特奉上请益。知此旨之微妙，惟公可与语，吁可慨也。夜来乡由绎大箸馀阙，怨深文绮。其高健处不亚中仙，残膏胜馥，沾丐後人不少。忝附雅旧知爱之深，重以谆谆垂诿，曷敢效薄俗庚。不揆愚，妄有献替。辄注简眉牖尾，以竭微诚，冀尘高听。倘不以寡之见嗤而恕其狂瞽欤，伏惟作者裁之。幸甚幸甚。拙制闰集，都为侷歌，归来尚未料简，少间必写续稿纳上，以副盛义。春寒不减旧，孱躯畏

风如虎，却其望从者枉过，作竟日话，诚非忠恕之道。然昌黎渴思大颠师一披接，固谓劳於一来，安於所适，道故如是。其语甚辩，或亦大蹇朋来之占应也。人日良辰，甚盼顿驾，以慰伧詹。至祝至祝。沪上子纯消息何如，念念。此上疆村词掌左右。樵风白。

○又

昨辱答，兼题亡兄遗札，感不去怀，诵之泫然。命书词签，旦夕节奉报，不更稽滞也。伏读新制写扇，题目既佳，词复绝妙。匪吾贤高节贞行，乌能据此衷曲。尤喜疏放似张于湖，忠愤所发，必传之作也。若夫寄托凄凉，则兰成枯树赋，差堪比拟。百复不厌，即当写抚桐图小帧持赠。下走感怆由中，竟破三年戒，率尔属和。惟久未缀思，不免荒ㄟ。梁简文所谓虽是庸鲁，不能阁笔。幸知音有以裁之。向晚闲步，拟走访，或不至於左邪。此上敬承疆村词掌道履。樵风言。

○又

连檐过雨，新绿填门，顿催春老，乃叹此萋萋之芜人国，一碧无名，有可为凄涟者已。吴俗立夏，二三邻曲，饭以朱樱梅子酒母新麦海螺鲋鱼之属，为佳辰筐实，亦江南节物之旧遗也。自今改历，饴羊将废，慨怆如何。清兴所逮，盍一见过，聊以尝新。鱼麦是昨日亲串所贻，今虑已色恶，其它颇可式食庶几耳。开迳以望，幸毋珊珊。昨得来告，已上灯後，不及走谈矣。疆村先生书。樵风逸民白。〔壬子立夏日。〕

○又

秦寒未减，又过烧灯。人事蹉跎，日月惊迈。渊明句有云：“今我不为乐，知有来岁否。”吾侪从何处行乐，诚莫知其方也。枕上偶成解嘲诗，就有道正，聊博一拊掌。东坡所谓不以无奸而养不吠之犬，鄙意正同康衢事。康衢事见尹文字。康衢长者名犬曰善噬，宾客三年不敢至其门，既觉而改名，客复往，殆喻言耳。从者何日之沪，倘更见过，能饮一杯无。此间略得清趣，至海上则拉杂徵逐，甚无谓也。子美尚未来，亦数年契阔矣。匆匆上孝臧先生左右。焯顿首。〔十七日。〕

近年凡百都厌倦，惟老友清谈，无日忘之。

○又

昨夕雨後微凉，甫得一亲几案，而画债垒集，老眼又以灯下落墨为苦。但祝天作之缘，再雨三日，便了却无数尺二冤家矣。顷栓敝篋，得亡兄嚼梅手钞频伽词品附香方二纸，盖光绪己丑岁，自山左见寄者。不知何处得此本，拟为装一小册，以存其手迹。欲求大贤题跋数行以张之。吾兄器雄恢，一生兀聿不宜官。工书，行草体势，得鲁公争坐位帖神妙。所作简札，辄为好事藏。瘦

碧词叙，是其笔也。惜有子不能象贤，保护遗迹，故极意为守此仅仅者耳。再晚见扫叶山房广告中，有古今名人词选，近人词录，想亦同调所选辑。闾门街有扫叶分坊，吾贤盍暇日一取观之，不知有无异讠巽。匆匆手奏，敬承彊村词长道履。文焯顿首。〔六月四日。〕

近日有无京书，伯宛至可念，总之文人固分漂零也。

○又

樵风罢酒，解构剧场。遥一点头，阙然言议。旬馀牵帅人事，恃在密迹，转相阔疏，所怀如何。一昨匆匆白笺，迳著奴子投才覃高从。则司阍以沪上之驾未旋，度迁乔之期又展。意方犹豫，颇讶珊珊来迟。乃小疏既见掷还，愿言弥切中曲。忽得伯韬书报，欣审美眷新移，当春安吉。从兹红梅一曲，不得独擅芳声。而缩地飞仙，一院双成俦侣。神捷乃尔，益令人歆羨不置。七宝楼台，本无事修月手矣。先此公布庆，寻走诣不次。敬承沔尹词掌侍郎起居，并贺大熹。文焯再拜。

○附小词一解奉贺

点绛唇

仙侣云移，夜笙飞下双成步。占春佳处。花亚新帘户。家续樵歌，不羨红梅谱。聊吟趣。柳烟分缕。招引莺邻语。

樵风园客稿上，时戊申中春之昔。

○又

天公玉戏，大好亭林，安得故人款然良对，以斗酒赏之。记旧春赋雪忆秦娥一解有云：“故山已变青芜国。为谁染出伤心白。伤心白。人间天上，恨春无色。”洵哀思垂绝之音也，君其谓之何。馀具往牒，不复词费。迩来南北乱机四伏，正大蹇朋来之际，忧生奚为。樵风逸民附白。〔十一月癸丑朔有二日。〕

○又

昨口述近作小城寻梅一解，深荷赏击。不惜歌苦，乃获知音，能无感慰。兹录上就正，倘辱嗤点而和之，不翅乞酒得浆也，幸甚幸甚。枕上又得花犯，欲次韵美成，而喜字韵诚难，恐强步转令全章皆蹶。公能首唱俾继声，何如。又清真第七句倚字为叶，而梦窗初阙不押韵，殆异撰尔。敝钞壶连唱二本，久置高斋。记与子复和此曲，亟思覆视。即乞栓还付去手，至企至企。此上彊村词长左右。樵风佚白。

○又

一昨得伯宛为茗理主人徵图咏一事，顿触三十年前旧业之感。因叹近世自国学废六书之教，乃以训故考据列为小学专家，驯至三代两汉之书不可读。而

专攻词章者，益昧夫古言古义，动多谬悠悠专辄之文。重为有识所诟病，吁可慨也已。忆走南游，在固始吴公节崑校阅正谊课卷。其时管〔礼耕〕袁〔宝璜〕辈并以高材生常为称首。一日以茗柯命题，即据黄扶孟义府所徵音训，思得诸生之博证。而应者仅一二卷，引钮说却未得其左讷。古解之日替可知。无惑乎苟柯自号〔不敢以其为词家而阿所好所谓当仁不让也〕〔後，又有以茗理名其居者。是殆文人惊新奇而莫究微旨之过。许君所谓蔽所希闻，未睹字例之条。吾恐迷误不谕者，不宁唯是。皋文以阳湖古文名家，今传世有苟柯文集。近见其墨子经考稿本，亦鲜精义。其间以六书诠释音训，并多疏遗。走尝究心於墨经，故审之熟已。昨吾贤疑其兼通经义，其即谓此编欤。结习未忘，敢以请益。此上彊村词掌道案。樵风逸民白。